南北深沟

肖复兴

北京前门一带,好多老胡同,以前是河道。《京师坊巷志稿》里说:“正统间修城壕,恐雨水多水溢,乃穿正阳桥东南洼下地开濠口以泄之。”说的是明朝正统年间,为了泄洪,在前门楼子东侧的护城河,斜着往南挖出一条泄洪沟,穿过西打磨厂街的洼地(我小时候街坊们管这里叫鸭子嘴),冲出了一条人工河,流经豆腐巷、芦草园、桥湾儿,进入左安门的护城河,一直流向大通河,再和大运河相连。这条泄洪河,大约三里长,就叫成了三里河。现在这一带小桥、水道子、薛家湾、鲜鱼口的地名,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的影子。

南北深沟也是这样明朝开启的两条老胡同,呈斜对角,在西打磨厂中路交会。南深沟通兴隆街,北深沟通后河沿,我小时候,护城河还在。猜想,最早时候,河水曾经蔓延上岸,横穿过来,干涸之后,形成深沟,沟两旁盖起房,形成胡同。

老街坊管这里叫深沟儿,带儿化音,省略了南北二字。这里曾经是西打磨厂的商业中心,北深沟西边有块往里面凹的弹丸之地,挤着三家小店,像是挤着小小的三瓣蒜,分别是和记杂货店、力胜永油盐店、泰丰楼肉铺。别看店都只有芝麻粒大,名号起得都不小。泰丰楼肉铺把着北深沟口,掌柜的是胶东人,说话有浓重的口音,人很和气,特别爱和我们小孩子逗着玩。每天早晨,这三家店前还会摆着一辆卖炸糕的小推车,冬天兼卖烤白薯,腾腾的热气,缭绕着旺盛的人气儿。三家小店西边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开的一家国营副食店,卖肉卖鱼卖菜,冬天卖储存大白菜,店里店外,一直堆到街上,小山包似的,飘雪天,雪白菜绿,是它最壮观的时候。紧靠着副食店,是信大小人书铺,一分钱借一本,坐在店里看。那里是我文学最初的启蒙地。

南深沟西口是一家叫广玉的老饭馆,民国时期就开在那里。东边是家自行车修理铺,外带电焊的生意。它旁边还有卖芸豆饼和爆肚的几家小铺。可以说,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集市,离家近,来去方便,吃的喝的用的,看本小人书,修个自行车,到这里捎带脚都办了,碰上熟人,还可以斗斗嘴,聊聊天。小时候,除小人书铺,我特别爱到修自行车铺那里,电焊时喷出的蓝色火苗像烟花一样好看,散发出的气味儿格外好闻,我特别爱闻那种气味儿,用当时语文课上新学的词儿,真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。车铺里住着一个小学同学,眼角有块疤,外号叫“疤瘌眼儿”,好多男孩子路过车铺,不管看没看见他,都会冲着车铺大声叫喊着:疤瘌眼儿,开茶馆儿,一喝喝了三大碗儿……然后,撒腿就跑。

广玉饭馆,我只进去过一次。一般饭馆的厨房在后面,他家厨房在前边,而且是明厨,临街。天热的时候,窗户四开,好像诚心要让大家看见,吸引人们进去吃饭。炉火闪烁,油烟四起,蒸汽翻腾,厨师颠勺翻炒的忙碌样子,一览无余,好像在上演煎炒烹炸的一台大戏。炒菜爆出的香味,更会像放学之后一群调皮的孩子一样闹腾腾地窜到街上,横冲直撞到过往人们的鼻子里。

读初中的时候,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肚子里空荡荡,总觉得饿。有一天下午放学,肚子咕咕叫,我没有禁得住诱惑,进去买了一碗盖浇饭。大师傅很熟练地从饭锅里舀出一碗米饭,然后掀开一口锅的锅盖,舀出一勺黑红黑红的稠乎乎的东西,极其夸张地把勺子高高举过头顶,把这股稠乎乎的浇头儿准确无误地浇在米饭上,冒着热气的浇头儿,滑下来一道弧线,如果是彩色的话,真像一道彩虹,看得我发愣。

我端着热腾腾的盖浇饭,在靠窗的桌前坐下,慢慢地吃着,忽然,窗前有一个影子,借助黄昏时晚霞的余光,沉甸甸压在这碗盖浇饭上。抬起头一看,是弟弟,脑袋趴在窗玻璃上,正瞪着眼睛看着我,然后,转身走了。

那一晚,回到家,十分害怕弟弟当着爸爸妈妈的面,说起我在广玉饭馆吃盖浇饭的事情。我饿,他就不饿吗?一连好几天,弟弟什么也没有说。

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再去那里,北深沟被堵死,它旁边的三家小店和副食店小人书铺都没有了。南深沟整修一新,北口陈放着修路时从地下挖出的石磨等好多老物件,旁边新栽的花草芬芳,水池里还有金鱼。它西边的广玉饭馆没有了。记得前些年来,它顽强还在,改了名,叫唐蕾餐厅。

老街静静的,我在那里站了好久,希望能碰见个老街坊。没有,只有一个保安,在水池前来回踱步,我们彼此对视,相看两不厌。

四平科技公园琐记

张广智

晨起,站在大楼高层窗前看远方,大凡天气晴朗的日子,远处巍峨壮观的上海中心大厦清晰可览;近处的风景一目了然:松柏郁郁,草木葱茏,掩映于树下、不时闪过小道上晨练跑步的身影……

我看到的这座公园,与我居住的复旦书馨公寓近在咫尺,名为“四平科技公园”。在申城公园的排行榜上,就其面积大小,它是个“小字辈”,从公园门口的示意图来看,其形状很像躺在地上的一个男人,它坐落在四平路以西,国泰路和国权后路以南,占地面积仅5公顷,合75市亩。我曾经做过一次测试,从公园门口起步,用中等速度沿园步行一圈,只需22分钟,确是很小的。但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你看:移植的松树参天,种植的灌木欣欣向荣,蜿蜒起伏的大面积草地,河岸边的健康步道、健身工具,儿童游乐场,走马塘静静地从南端流过……

这座小字辈的公园也是晚字辈,开园至今只有十八载。它的原址是块农田,一侧有个长途汽车场,还有一个当时闻名的农贸海鲜批发市场。新世纪伊始,这地块列入了市政改建计划,四平科技公园与复旦科技园大厦、复旦书馨公寓携手共建,同时告成。科技园与书馨公寓均有出入口与公园相通,三者合为一体。2003年12月31日四平科技公园正式开放,步入园内游览,复旦科技园大厦高耸云天,顶层的“复旦科技园”五个字煜煜闪光,让游人领悟“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”的深意和力量。为此,盼园内计划中的科普长廊早日竣工。

翌年春上,我也从虹口的凉城新村搬到杨浦区的复旦书馨公寓,成了最早一批入住书馨公寓的复旦人。自此,我在工作之余,去公园散步,有了一个休闲观景的好地方,我视它为我的后花园、复旦人的后花园,当然也是周边居民的后花园。在那里,我可以遇见学界同仁,邂逅旧雨新知,有趣的是,同住书馨公寓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、住复旦一舍的历史学家朱永嘉先生、住十舍的古典文学家陈允吉先生,均已逾杖朝近鲐背之年,在校内、系上很难碰到,却常常在公园里相遇聊天,令人舒心也。

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以这座四平科技公园为例,然也。我每每到园内散步,总要仿效中外良史每到一地,搜罗天下放失旧闻的传统。在公园里漫步时,常听到不同的方言,偶尔与之交谈亦觉愉悦。一天,周日上午,在河边大帐篷下,一群人在咏唱,浑厚、高亢、激越的音调,别具一格,这不是秦腔吗?我驻足良久欣赏,他们多是秦腔爱好者,周日子女们休息,平时操劳家务也难得休息一天,聚会欢唱,好不自在。上海的容量无比宽大,集天下英才而聚之,而小小一座公园,也成了“英才”家长们的后花园。

说起后花园,自然会提到公园南端的走马塘。走马塘,我初来河边,只见河水浑浊,水中垃圾甚多,还发出臭味,以后河道不断疏浚,河水渐清。记得疫情前,某日竟有一位长者在河边孤竿独钓,这引起了我的好奇,每次路过都要去看一下这位老人。“走马塘连一个鱼影都没见到?您今天钓到过吗?”我问。“没有。”他答道。“这么多天下来,钓到过吗?”我又问。“没有。”他又道。公园解禁开放,我又到老人钓鱼的地方,一连几天,望着还是不见鱼影的河,总不见老人家的身影,留下了莫名的叹息。

再说走马塘,近又读文史学家读史老张(张国伟)的大作《相辉:一个人的复旦叙事》,经他考证,方知走马塘曾是民国时复旦的“护城河”。我在1959年入学复旦后,亲见走马塘在校园西侧流过,今燕园“小桥流水”可寻其踪迹,20世纪90年代,市政改建,切断了复旦与走马塘水系的连接,然而正如《断桥遗梦》歌曰:“桥断水不断,水断缘不断,缘断情不断,情断梦不断。”是啊,水断情缘不断,在历史上走马塘与复旦依水结缘,如今,四平科技公园被复旦科技园、复旦书馨公寓拥抱着,水断了,但仍与复旦紧紧联绵。行文至此,我又突然想到了那位在走马塘边的钓鱼老人,我相信他总会在那儿钓到鱼的,不是在梦里。

善德同行

党蒙蒙

人生的格局,就定在时间、空间、历练这三个维度上。可谓时间的渺瀚长远,一分一秒,你看似毫不起眼,可以奢侈枉过,但在你一夜之间突感白发已染鬓耳时,才觉奢侈了青春有多么的可怕。

我虽无能力拥有大的格局,但我求自己不枉来世上人间。我持善德为初心,求时间给我历练的空间,让我周身充填着爱的旋律,在人间滚滚的江涛中,辐射出爱的暖意,快乐慈祥。我可以是一棵卑微荟草,但我也可以填充一下需我的土壤。无论在穷山僻壤,还是万里长城,让它增添一丝秋黄颇丰的景致。那怕待到秋时凋谢,冬时映雪,都是来年春天再现的方得始终!

人生的初生之路,要去的地方,除了未知,还有希望。前行的方向,除了道路,还有内心。面对的风景,除了世界,还有自己!这是地铁上的励志广告。善德与我日日同行,这样的人生本身就已丰足。

对联 童晏方

雪韵

贾双玉

踏雪登上了一座小山,站在山上,瞧见巩乃斯河对岸茂密的雪岭云杉,依次排开,笔直地挺立着。此时,太阳渐渐下沉。西边的山顶上有了柔和的阳光,慢慢地,阳光在一点一点地消失,太阳躲在了更远更高的山峦背面。下山后,驻足河上的水泥桥,瞧见河水清澈,蜿蜒,只是靠近岸边还有结冰,却不妨碍河水的流动,它们不管不顾,欢唱着向西而去。

夜静了,抬头望向天空,更让我惊讶。夜色中的天空,离我很近很近,仿佛站到山巅就能摸到星空。满天的繁星,似宝石,像珍珠,每一颗都眨着眼睛,银河也清晰可见。望着夜空,在银河的一侧找到牛郎星了,银河另一侧的织女星也发现了,想起了孟郊的诗,“河边织女星,河畔牵牛郎。未行渡清浅,相对遥相望。”

清晨,太阳渐渐从山后升起,一片河湾处,河水奔流,蒸腾的水汽氤氲朦胧,岸边的树木披上了银装。那一刻,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冰雪仙境,瞬间,被自然之手描绘的静谧与素白之美而陶醉。忘却了寒冷,忘记了时间,在河边流连忘返。第一缕光打在一棵小树上的影像,河水追赶着向前奔涌的瞬间,河面上飘动的晨雾,岸边挂满雾凇的树木和枯草,面前好似铺开了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冬天的巩乃斯,雪山洁白如玉,河水奔流不息。伫立河边,我看到了美丽新疆山水相依、云雾缭绕的生态景象,好似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。

如写阳春

采采流水 蓬蓬远春

篆刻 唐子农

一起向未来

林 紫

从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,到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;从14岁的跳水冠军全红婵,到18岁的滑雪天才谷爱凌——越来越多的00后孩子们,带着他们特有的纯净光芒开始闪耀在历史的天穹中,为一度陷入灰暗与压抑的后疫情时代重新注入了欣喜、热情与希望。

这份希望,就像冬奥开幕式最后雪花萦绕星星之火的唯美画面——与过往100年来的奥运点火仪式不同,这一次,没有磅礴的恢弘叙事,没有复杂的技巧铺排,有的,只是宁静之中保有热情之火的灵动,是用最简单的心去做最接近本质之事的通透。

这样的通透,却常常让习惯了复杂的大人们看不懂。“什么?这么简单?不可能吧?”大家总是一边质疑,一边主动脑补各种情节,直到事情看起来终于掉落在自己的认知和经验范围内。

就像全红婵被质疑凭运气,谷爱凌被质疑为名利,因为质疑者从未像她们一样体验过热爱与梦想、专注与拼搏的痛快与美好,所以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简单而纯粹的力量;也因为,质疑者习惯了言不由衷、表里不一,所以不相信孩子们最真实的话语。

然而,让孩子们熠熠生辉的,恰恰是合一与真实。当全红婵轻盈一跃、入水如鱼时,我看见的是她的心无杂念、身心合一;当谷爱凌说自己只有0.1%的天赋,支撑自己的是实实在在的“热爱”时,我听见的是她的真诚、努力以及“人间清醒”。00后的她们,即使不参加奥运、即使不拿金牌,也早已在自己或贫寒或优越的日常生活里、活出了真正的“奥林匹克精神”——置心一处、刻苦练习,不断拼搏、超越自我,向着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而努力。最珍贵的是,她们都有自己心的目标,都在做自己、而不是活给别人看。

2021年,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奥林匹克格言原有的“更快,更高,更强”之上,再添加一项“更团结”,英语原文是:Faster, Higher, Stronger-Together.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样解释:“我们唯有团结一致,才能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。”

我很喜欢together这个词以及它前面的小小连词符,它们让我想到“在一起”——在我看来,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们,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团结,需要先实现我们自己身与心的“团结”而不是分裂。在这方面,孩子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尽可能像他们一样做到表里如一、知行合一、让身心在一起而不是貌合神离,我们才有可能在专注和努力之后,体验到幸福的心流,即使面对奥运比赛似的大考验,也能如一个念头进到水里一般不起波澜;又能如这一届的点火仪式一般,于宁静之中保有热情之火,以简单朴素的方式接近事与物的本质。

换一个深刻的方式来表达,就是“钢铁侠”马斯克常常提到的第一性原理思考法——用物理学的角度看世界,拨开事物表象,回溯事物本质,从最核心处着手,运用第一性原理,而不是用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。

回到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,正如《奥林匹克宪章》中所指出的:“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、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,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。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。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、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基础的。”——2022年北京冬奥会,将这段话凝结成了五个字:“一起向未来”。

愿更多的孩子,能够以“全红婵”和“谷爱凌”们为榜样,告别躺平,从对网红的迷恋和向往中醒来,勇敢体验脚踏实地奋斗的乐趣,带领着各自的爸妈、重建良好的生活方式,置心于一处,一起向未来。

十日谈

名家看冬奥

责编:吴南瑶

明日请读《笔墨深情寄冬奥》。